

後水滸



翻 可
印 以

版五月一十年三二

新式標點

後水濟

册四裝洋

定價二元四角

鮑 廣 生
何 銘

新文 新文
上海 上海
四馬路 四馬路
新文 新文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標校出發
點閱版行
者者者者

新式標點各種舊小說

五虎平南	五虎平西	四遊記	平山冷燕	雙美奇緣	說唐金傳	乾隆遊江南	英烈傳	紅樓夢	紅樓夢	湯寇志	水滸	三國演義	列國演義	小紅袍	大紅袍	薛剛反唐	再生緣	三門街	施公案	濟公金傳	彭公案
洋裝一册定價六	洋裝一册定價六	洋裝一册定價一	洋裝一册定價六	洋裝一册定價六	洋裝一册定價八	洋裝一册定價一元一角	洋裝一册定價九	洋裝一册定價八	洋裝六册定價二元八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二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二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四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四角	洋裝一册定價五	洋裝一册定價九	洋裝一册定價九	洋裝一册定價一元一角	洋裝二册定價一元五角	洋裝四册定價四元四角	洋裝四册定價三元二角	洋裝四册定價三元四角
洋裝一册定價六	洋裝一册定價六	洋裝一册定價一	洋裝一册定價六	洋裝一册定價六	洋裝一册定價八	洋裝一册定價一元一角	洋裝一册定價九	洋裝一册定價八	洋裝六册定價二元八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二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二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四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四角	洋裝一册定價五	洋裝一册定價九	洋裝一册定價九	洋裝一册定價一元一角	洋裝二册定價一元五角	洋裝四册定價四元四角	洋裝四册定價三元二角	洋裝四册定價三元四角
洋裝一册定價六	洋裝一册定價六	洋裝一册定價一	洋裝一册定價六	洋裝一册定價六	洋裝一册定價八	洋裝一册定價一元一角	洋裝一册定價九	洋裝一册定價八	洋裝六册定價二元八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二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二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四角	洋裝四册定價二元四角	洋裝一册定價五	洋裝一册定價九	洋裝一册定價九	洋裝一册定價一元一角	洋裝二册定價一元五角	洋裝四册定價四元四角	洋裝四册定價三元二角	洋裝四册定價三元四角

後水滸

目錄

- 第七十一回
第七十二回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第七十五回
第七十六回
第七十七回
第七十八回
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第八十一回
第八十二回

猛都監興師勦寇
女飛衛發怒鋤奸
北固橋郭英賣馬
希眞智鬪孫推官
東京城英雄脫難
九松浦父女揚威
皂莢林雙英戰飛衛
蔡京私和宋公明
蔡太師班師媚賊
高平山騰蛟避仇
張魯智穩蔡太師
宋江焚掠安樂村

宋天子訓武觀兵
花太歲癡情中計
辟邪巷希眞論劍
麗卿痛打高衙內
飛龍嶺強盜除蹤
風雲莊祖孫納客
梁山泊羣盜拒蔡京
天彪大破呼延灼
楊義士旅店除奸
鄆城縣天錫折獄
宋江議取沂州府
劉廣敗走龍門廠

- 第八十三回
第八十四回
第八十五回
第八十六回
第八十七回
第八十八回
第八十九回
第九十回
第九十一回
第九十二回
第九十三回
第九十四回
第九十五回
第九十六回
第九十七回
第九十八回
第九十九回

雲天彪大破青雲兵
荀桓三讓猿臂寨
雲總管大義討劉廣
女諸葛定計捉高封
陳道子夜入景陽營
演武廳夫妻宵宴
陳麗卿力斬鐵背狼
陳道子草創猿臂寨
傅都監飛鎚打關勝
梁山泊書諷道子
張鳴珂薦賢決疑獄
司天臺蔡太師失寵
陳道子鍊鎗擒巨盜
鳳鳴樓紀明設局
陰秀蘭偷情釀禍
豹子頭慘烹高衙內
拜禮寺放賑安民

陳希真夜奔猿臂寨
劉廣夜襲沂州城
高知府妖法敗麗卿
玉山郎請兵伐猿臂
祝永清贅姻猿臂寨
猿臂寨兄弟歸心
祝永清智敗艾葉豹
雲天彪征討清真山
雲公子萬弩射索超
雲陽驛盜殺侯蒙
畢應元用計誘羣奸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金成英避難去危邦
鶯歌巷孫婆誘姦
高世德縱僕貪賊
筍冠仙戲阻宋公明
正一村合兵禦寇

- 第一百回
第一百一回
第一百二回
第一百三回
第一百四回
第一百五回
第一百六回

董郡王飾詞諫主
猿臂寨報國興師
金成英議復曹府
高平山叔夜訪賢
宋公明一月陷三城
雲天彪收降清真山
魏輔樑雙論飛虎寨
東方橫請元黃吊掛
真大義獨赴甌山道
吳加亮器攻新柳寨
祝永清單入賣李谷
陳義士獻馘歸誠
徐槐求士遇任森
白軍師巧造奔雷車
宋江攻打二龍山
高平山唐猛擒神獸
陳念義重取參仙血

高太尉被困求援
蒙陰縣合兵大戰
韋揚隱力破董平
天王殿騰蛟誅逆
陳麗卿單鎗刺雙虎
祝永清開游承恩嶺
陳希真一打兗州城
公孫勝破九陽神鐘
陳希真兩打兗州城
劉慧娘計窘智多星
陳希真三打兗州城
宋天子離奸斥佞
李成報國除楊志
雲統制兵敗野雲渡
孔厚議取長生藥
秦王洞成龍捉參仙
劉慧娘大破奔雷車

- | | | |
|---------|-------------------|------------------|
| 第一百十七回 | 雲天彪進攻 <u>蓼爾窪</u> | 宋公明襲取 <u>泰安府</u> |
| 第一百十八回 | 陳總管兵敗 <u>汶河渡</u> | 吳軍師病困 <u>新秦城</u> |
| 第一百十九回 | 徐虎林臨訓 <u>玉麒麟</u> | 顏務滋力斬 <u>霹靂火</u> |
| 第一百二十回 | 徐青娘隨叔探親 | 汪恭人獻圖定策 |
| 第一百二十一回 | 六六隊大攻 <u>水泊</u> | 三三陣迅掃 <u>頭關</u> |
| 第一百二十二回 | 吳用智禦 <u>鄆城</u> 兵 | 宋江奔命 <u>泰安府</u> |
| 第一百二十三回 | 東京城賀 <u>太平</u> 誅倭 | 青州府畢應元薦賢 |
| 第一百二十四回 | 汶河渡三戰 <u>黑旋風</u> | 望蒙山連破 <u>及時雨</u> |
| 第一百二十五回 | 陳麗卿關箭射 <u>花榮</u> | 劉慧娘縱火燒 <u>新秦</u> |
| 第一百二十六回 | 凌振捨身轟 <u>鄆縣</u> | 徐槐就計退 <u>頭關</u> |
| 第一百二十七回 | 哈蘭生力戰 <u>九紋龍</u> | 龐致果計擒 <u>赤髮鬼</u> |
| 第一百二十八回 | 水攻計朱軍師就擒 | 車輪戰武行者力盡 |
| 第一百二十九回 | 吳用計問 <u>顏務滋</u> | 徐槐智識 <u>賈虎政</u> |
| 第一百三十回 | 麗卿夜戰 <u>扈三娘</u> | 希真晝逐 <u>林豹子</u> |
| 第一百三十一回 | 雲天彪旂分 <u>五色</u> | 呼延灼力殺 <u>四門</u> |
| 第一百三十二回 | 徐虎林捐軀報國 | 張叔夜奉詔興師 |
| 第一百三十三回 | 街頭陣王進罵 <u>林冲</u> | 守二關雙鞭敵 <u>四將</u> |

第一百三十四回
第一百三十五回
第一百三十六回
第一百三十七回
第一百三十八回
第一百三十九回
第一百四十回
結 子

沉螺舟水底渡官軍
魯智深大鬧忠義堂
宛子城副賊就擒
夜明渡漁人擒渠魁
獻俘藏君臣宴太平
雲天彪進春秋大論
辟邪巷麗卿悟道
牛渚山羣魔歸石碣

臥瓜鎚關前激石子
公孫勝攝歸乾元鏡
忠義堂經略勘盜
東京城諸將奏凱捷
潮降生雷霆彰神化
陳希真修慧命真傳
資政殿稽仲安邦
飛雲峯天女顯靈蹤

後水滸(四)

第一百二十一回

六六隊大攻水泊

三三陣迅掃頭關

卻說戴宗一到山寨，聞知鄆城利害，寨兵大敗之事，吃了一驚，進來見盧俊義，盧俊義已重傷臥病，戴宗忙問緣由，衆人將徐知縣親到山寨發話，及導龍岡交鋒大敗，秦明陣亡的話說了。戴宗道：「怎好！我自奉公明哥哥將令，由濮州起身一路去開州，東明、考城、陳留，細細打聽了一月有餘，端的將弱兵微，大有可圖，不爭，彼這鄆城，從中作梗，一事不成，怎好？」盧俊義道：「戴兄弟所說，且權擱一擱，待我病體養好，來春必去報仇，終等除滅了鄆城，再說。」戴宗道：「小弟此刻不如去泰安飛速請公明哥哥回來。」盧俊義道：「不必，此刻天寒地凍，開兵不得，公明哥哥回來，亦是徒然。——況且公明哥哥此刻亦離不得泰安。公明哥哥託我本寨重住，我今番經此一跌，自己已不圖振奮，便去驚他貴體跋涉，亦大非所宜。只是吳軍師抱恙新泰，未識愈否？我卻記得緊，院長消停數日，去探看一遭。」戴宗應諾。盧俊義道：「此刻寨中軍務緊急，賢弟可留山寨，走報得息，不必回濮州去了。」戴宗領命而退。盧俊義在牀養傷，吩咐各頭領當心守備。不數日，戴宗從泰安新泰兩處，都走轉回了，說：「公明哥哥聞報，兀自心驚，只因自己不敢離泰安，教盧俊義哥哥調治身體，來春力圖報復。吳軍師病未痊愈……」等語。戴宗一冬在外，拋風冒霜，亦覺疲乏。

日子最快，不覺又是一年春暖。盧俊義病體早已痊愈，正欲與衆頭領商議報仇之舉，只見石勇領着數名嘍囉，急急敗壞奔上山來，報稱曹州、闔府屬官兵，殺到水泊來也，衆人皆驚。盧俊義兀自心中震懼，且定

定心對衆人道：「諸位兄弟休怕，我這湖泊裏港汊最多，路逕甚雜，他道來過一次，便深知地利，大膽進來，真是可笑。盧某不才，施條小計，教他隻船不返。」說罷，便傳令童威、童猛，領六千水軍常港抵禦，石勇忙稟道：「探得官軍來者約計有六七萬人馬，這裏只撥六千水軍，怎敵抵禦？」盧俊義道：「你不曉得，那年晁天王哥哥初到水泊時，只得那劉阮等兄弟七個人，殺敗官兵一千名，原因地利險阻，深可依仗，所以得勝。如今我因這徐官兒利害，所以加派六千名水軍，不然正不消得。」李應道：「兄長固是高見，然亦不可大意，望添派水軍，更須點陸軍接應爲妙。」盧俊義道：「也說得是。」便再派六千名水軍，連前共一萬二千名水軍，教童威、童猛率領了，受了密計，到各港去排好了抵禦官軍。二童領命，登時點起八員頭目，乃是歸福、余祿、俞壽、畢喜、羅富、彭貴、秋安、賈康。原來這八人都是二張三阮的徒弟，端的水法精熟，武藝高強，領了二童的諭，都分頭去幹事了。再說盧俊義在山寨中對衆人道：「我今得一計較在此，他既傾城而來，內地必然空虛，我意這裏也傾寨出去，卻只用四萬人馬，接應二童兄弟，另撥四萬人馬，去抄襲他的鄆城。」張清道：「兄長真是妙計。」當下盧俊義領徐斌、燕青、燕順、鄭天壽，四萬人馬去接應二童，命李應、張清、朱富、李雲，領四萬人馬由西路小港抄出去襲鄆城。分派已畢，大衆領軍出寨，忽後山小校飛報，則來道：「後面無影官兵，打着鎮撫將軍旗號，隔水泊殺來也。」盧俊義大驚道：「他原來有準備，我後面無人，深恐失利。」忙收回抄襲鄆城之令，教李應、張清、朱富、李雲，領本部四萬人去守後山。李應等領令忙赴後山去了。原來賈夫人在鎮撫署內得了汪恭人託興兵牽制賊人的信，便謂張繼發兵，張繼怕起來了，夫人道：「不必將軍親去，又無須打仗，只須虛張聲勢。」張繼方才放心，點起八萬人馬，差一員兵馬都監，率領了直攻梁山，後泊旌旗遍野，烟灶連縣，望去竟不止十餘萬人馬。李應不識虛實，心中大懼，只得督衆堅守而已。

這邊盧俊義等四萬人馬，到了金沙灘北岸，徐槐兵馬已在南邊水口，原來徐槐自隴了曹州府加總管御之後，便將屬下各縣水陸軍馬，一一檢閱，端的步伐整齊，隊伍嚴肅，徐槐甚喜，到了正月中旬，便與諸將議勦梁山，留顏樹德守鄆城，并教如有事務，可與汪恭人商議。教任森領曹州兵五千去守截林山，聽徐青娘調度，按地圖攻梁山。惟石碣村爲進兵之路，自石碣村達梁山，兩邊有二十四條汶港，徐槐便點起曹州府、荷澤縣、鄆城縣、定陶縣、曹縣、武城縣、鉅野縣、單縣、滿家營、九路水陸人馬，分爲三十六隊。第一隊鄆城縣中營水路官軍，第二隊鄆城縣中營陸路官軍，第三隊鄆城縣北村水路鄉勇，第四隊鄆城縣北村陸路鄉勇，這四隊人馬爲前軍嚮導，所以特用鄆城士著，每隊各二千人，合計得八千人，駕小船五十隻。第五隊荷澤縣水路官軍，第六隊荷澤縣陸路官軍，第七隊定陶縣水路官軍，第八隊定陶縣陸路官軍，第九隊曹縣水路官軍，第十隊曹縣陸路官軍，這六隊人馬沿途堵守各港，以截賊兵進退之路，每隊各二千人，合計得一萬二千人，駕小船六十隻。第十一隊曹州府左標水路官軍，第十二隊曹州府左標陸路官軍，第十三隊曹州府右標水路官軍，第十四隊曹州府右標陸路官軍，第十五隊曹州府忠武水村鄉勇，第十六隊曹州府義順旱村鄉勇，第十七隊曹州府曹南山水路鄉勇，第十八隊曹州府曹南山陸路鄉勇，第十九隊爲曹州游擊府水路官軍，第二十隊曹州游擊府陸路官軍，第二十一隊曹州府中營水路官軍，第二十二隊曹州府陸路官軍，這十二隊人馬沿途策應，直攻梁山，每隊各二千人馬，合計得二萬四千人馬，駕大船二百四十隻，第二十三隊武城縣水路官軍，第二十四隊武城縣陸路官軍，第二十五隊鉅野縣水路官軍，第二十六隊鉅野縣陸路官軍，第二十七隊單縣水路官軍，第二十八隊單縣陸路官軍，第二十九隊滿家營水路官軍，第三十隊滿家營陸路官軍，這八隊人馬，隨着曹州兵前進，沿途把截內港，以與荷澤、定陶、曹縣兵馬輪替攻守，每隊各二千人，合計得一萬

六千人，駕小船一百隻，第三十一隊鄆城縣左營水路官軍，第三十二隊鄆城縣左營陸路官軍，第三十三隊鄆城縣右營水路官軍，第三十四隊鄆城縣右營陸路官軍，第三十五隊鄆城縣南村水路鄉勇，第三十六隊鄆城縣南村陸路鄉勇，這六隊人馬，隨着曹州大軍，進攻梁山，以作後軍接應。每隊各二千人，合計一萬二千人，駕大船一百二十隻，統共一府一縣一營，水陸官軍鄉勇，計七萬二千人，大小船隻計五百七十號。每單數隊內盡是水軍，備一應火攻器械，命韋揚隱統領指揮。每雙數隊內盡是陸軍，備一應挑工駕梁的器械，命李宗湯統領指揮。安排停妥，擇於正月十八日兵發吉期。徐槐統領全軍，征勦梁山，浩浩蕩蕩，向石碣村進發。三聲號砲，三通鼓角，三十六隊大軍，震天震地的一聲吶喊，五百七十號兵船，一字兒擺列南港，中軍船後一聲砲響，七萬二千貔貅，寂靜無聲，只聽得對面西大港蘆葦裏遠遠地嗚嗚咽咽，畫角之聲。徐槐笑道：「又是誘何濤黃安之故智也！」原來這西大港向西北進去，北岸有頭港，二港，三港，南岸有分汊港，再過去便是斷頭溝，何濤失陷於此，那二港、三港、分汊港遂是絕港。當時徐槐臨訓山泊，是從頭港進去，轉東進黃雲西港，過黃雲出北口，轉闊魚灣，直北進十字渡，到金沙渡上岸，那頭港幾最隱狹難認，進了頭港，還有筍尖港，鼠尾港，兩條絕港，與黃雲港、西港、蘆葦、蘆葦、蘆葦料徐槐必從此地進來，所以教童威、歸福、余祿，誘徐槐進港，教童猛、傾余、壽畢、埋伏、黃雲、港，只待誘進二三港，便出頭港截殺。這兩處都是車兵，其餘派羅富、彭貴、秋安、單康、分頭、巡綽，定排早定。當時童威、歸福、余祿依計，駕小船三隻，從西大港出來，這邊官軍第一隊旗號、招、鼓、角、齊鳴，韋揚隱、橫鎗、船頭而出，童威等三隻船漸漸出離港口。官軍第一隊船裏一聲號砲，吶喊追去，三只船唵哨一聲，一齊便回鑽入蘆葦裏去了。韋揚隱道：「呸！你躲在銅牆鐵壁內，俺也要取你性命，如今不過依仗這點點蘆葦，待要怎的？」吩咐舉火，十餘號兵船一齊答應，火箭如流星，掣電，齊發。韋揚隱提着一面白旗，指

東燒東，指西燒西，霎時間對面一帶蘆葦齊着。李宗湯領第二隊已出，韋揚隱船上一個號砲，第三隊水軍鄉勇飛出，韋揚隱旋向西塔，第三隊飛也似追入西大港去了。對面火焰障天，刮雜雜烈火怒發。李宗湯也燃起號砲，招動第四隊陸軍鄉勇，隨着第三隊由西大港殺進去了。此時號砲響亮，旂帶招動，各隊都紛紛得令，第五隊吶喊投東截銀魚港放火，第六隊隨着第五隊登銀魚岸去了。號砲又響，第七隊投西殺入西小港，第八隊隨着第七隊去了。號砲再響，第九隊直投西去槍斜港，第十隊隨着第九隊去了。韋揚隱李宗湯見各隊俱動，便率第一隊直取東港，李宗湯領第二隊隨進東港登岸，進東北燒陳家港。此時各港火勢齊發，滿泊通紅。韋揚隱第一隊進得東港，前面李家港已燒成白地，只見第六隊早由銀魚港抄在前面接應，第五隊已抄在桃花港口了。水上第一隊，第五隊，岸上第二隊，第六隊，從火光中雁行魚貫而進，一齊聚集陳家港口，後面第十一十二兩隊，已分水陸兩路由東港口進來，一路旌旗浩渺，靜蕩蕩不見一個賊兵，但見四面濃烟烈火，刮雜雜滿泊怒發，陳家港已變成火術。那童猛俞壽畢喜，在黃雲西港望見陳家港火起，大驚道：「不好了！官軍從東路殺進來了！」原來東港最是僻路，向東北一身左灣，右曲，到陳家港轉灣向西過來，又是許多三曲，方接看黃家東港。俞壽道：「怎麼這條僻路被他尋着？」畢喜道：「官軍若殺進黃雲蕩，我們全泊地利都失，爲今之計，也等不得廬頭領將令，快去截住黃雲東港。」童猛道：「不妙，他若從東家港分出五聖港，就不進這黃雲蕩也好過關魚灣，抄我山寨爲今之計，還須去截住關魚灣才好。」說罷，便領三千水軍赴關魚灣去。俞壽也領三千水軍赴黃雲東港去。一面差人飛報廬頭領。這黃雲西港只留畢喜一人，領二千兵把守。不防這裏西大港口砲火連聲，第十三隊官軍由頭港殺進黃雲西港也。此時岸上蘆葦燒盡，頭港一灣一曲，無不顯出，第十三隊水軍吶喊殺進，畢喜慌忙應敵，第十五隊水軍也到，兩下喊關，畢喜正在勉力相拒，不防岸上又

飛出兩隊，正是第十四隊第十六隊，岸上水中一齊攻殺，賊兵大敗，畢喜死於亂戰之下。童威、歸福、余祿在斷頭溝內被三四兩隊堵住二港，衝殺不出。童猛在開魚灣聞畢喜陣亡大驚，急抽身轉來復截黃雲西港。那邊韋揚隱、李宗湯大隊水陸軍馬已由五聖港整渡開魚灣，童猛一手按不得兩處，叫苦不迭。忽見俞壽奔來道：「黃雲東港被官軍挑土塞斷，小人想他既塞斷港口，自己亦必不過來，這一路不必防了，所以抽軍轉來。」童猛道：「你來得正好，快替我堵截這裏西港，我仍去黃雲北口殺出開魚灣，截擊官軍。」俞壽領諾。童猛使領兵赴開魚灣，方到黃雲北口，叫一聲苦，原來第十八隊官軍也到了，夾兩岸鎗炮矢石齊下，童猛即忙退轉，又叫聲苦，原來第十七隊官軍決開黃雲西港土堤，殺進黃雲灣也。正邀住了童猛，童猛手下兵卒早已殺盡，童猛回轉頭，單身衝冒矢石，仍出黃雲北口，搶開魚灣，正撞着李宗湯，迎住戰鬪。不數合，李宗湯刀起斬童猛於水中。韋揚隱已過了十字渡，這裏黃雲西港鎗炮動地，吶喊震天，須臾間，一隊戰船殺進黃雲灣，風飄旗號，正是第十九隊官軍，那俞壽并三千水軍，都了結在筍尖港口。第二十隊也由筍尖港登岸，進黃雲灣，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共十六隊水陸軍馬都陸續向開魚灣逐發。此時黃雲蕩以外一片茫茫新燒白地，大港小港長港斷港，一一清出一望都是官軍旂號，第二十三隊、第二十四隊守住東港內，陳家港、第二十五隊、第二十六隊守住西大港內，二港分叉港、第二十七隊、第二十八隊已陸續進東港口，第二十九隊、第三十隊也啣接進了西大港，其餘諸隊亦紛紛拔動，黃雲蕩外賊人已盡。李宗湯也到了十字渡，正值盧俊義率領徐凝、燕青、燕順、鄭天壽四萬人馬在十字渡與韋揚隱大隊人馬就水上交鋒大戰，崩雷駭電，震海翻江，一片喊殺之聲，天搖地動。李宗湯兵到就岸上鎗砲助戰，但見洪濤中兩邊戰船擺列，旂幟飛揚，鎗砲矢石，織梭般來往，呼喊不絕，岸上李宗湯督

率大隊陸軍，一片大砲烏鎗，佛狼機，子母砲，兵兵兵，捲着濃煙黑霧，齊向戰船轟打，足足戰了二個時辰，不分勝負，火器已盡，長鎗短鎗，章揚隱挺鎗在船頭，與盧俊義切近廝殺。徐隊揮兩路水軍殺出，乃是羅富、彭貴，原來這二人是守閩、魚灣的，官軍近灣時，兵勢浩大，將他衝退，所以在徐疑隊裏，當時領着水軍，直抄在官軍前面夾擊，十分勇銳。章揚隱左旁飛出第十一隊隊長，乃是曹州府左標提轄邀住、彭貴，各各奮勇大闢。李宗湯正在岸上督戰，忽見了羅富，便掛了刀，抽弓箭，隨的射去，喝一聲着羅富貫項而倒，賊人皆驚。盧俊義驀然記起李宗湯弓箭利害，不覺一個寒噤，險些被章揚隱一鎗刺着。燕青大驚，急來相助，賊兵早已大亂。盧俊義連忙押齊各船，不許亂伍，徐徐向後而退。章揚隱正待追，只聽得背後撲通通九個號砲，章揚隱曉得本官令到，便領所屬水軍，吶喊一聲，近左邊藏龍港，殺向天王渡，長鎗埠去了。背後一隊大軍殺到，坐船上一枝大纛，馬着欽加總管御曹州府正堂徐十一，一個大字，正是第二十一隊曹州府中營水路官軍，飛起一個號砲。李宗湯率領所屬陸軍，吶喊一聲，向右邊伏雷港，沿岸近去。徐凝大驚，忙教彭貴領三十號船去追截。李宗湯大怒，率衆在岸盡力打擊。李宗湯奮的跳到彭貴船上，一刀砍彭貴於水中。官兵一齊登船，殺盡賊兵，就把那船搭作浮橋，渡到對面小王港，填塞麻姑港，殺向大刀坪去了。盧俊義大驚道：「不好了！」忙令燕順領八千人，去堵禦長鎗；鄭天壽領八千人，去堵禦大刀坪。二人領分頭而去。盧俊義對衆人道：「這裏既是這徐官兒親到，我與衆兄弟協力近去擒他來，好在他兩員勇將，自己遣開了這個機會，是天與我。」衆人一齊答應，吶喊追去，只見對面官軍，掌起號筒，紛紛退後，賊軍奮呼前追。岸上一個號砲，第二十二隊官軍一字排齊，鎗砲齊下。盧俊義忙收住了前軍，只見官軍一聲號砲，第三十一隊水軍殺出，賊軍慌忙迎敵。第三十三隊水軍也到，兩隊官軍一齊迎戰，忽聽陣後鳴金，兩隊

都退了，盧俊義又率衆追近，只見左岸排列第三十二隊，右岸排列第三十四隊，鎗砲一齊捲下。原來盧俊義人馬雖多，俱已戰乏，怎當這幾隊生力軍，當時策衆努力前攻。忽水上殺到第三十五隊，岸上又殺到第三十六隊，盧俊義失驚道：「這官兒人馬共三十六隊，此地不見到齊，莫非是留着幾隊去搶我別路也？」說未了，忽報燕順已大敗也。原來章揚隱到了長鎗埠，迎着燕順廝殺，這燕順本敵不過章揚隱，正在死命相爭，不防二十七二十八兩隊兵馬，由桃花港掘通了藕梢港，領着二十二三十四兩隊，上東灘頭抄轉背後，章揚隱領衆登岸，勇前殺，前後夾攻，是以燕順大敗。盧俊義聞報大驚，驚猶未了，忽報鄭天壽又大敗也。原來鄭天壽截大刀坪，正悉力對付李宗湯，忽得燕順敗信，軍心大亂，李宗湯乘機掩殺，是以鄭天壽又大敗。盧俊義徐凝、燕青一齊大驚，率衆急忙退回。徐槐策衆軍追上，連環砲捲進，盧俊義等逃到金沙渡，紛紛棄舟登岸，徐槐兵馬已奪岸，殺得賊兵屍橫遍野。盧俊義、徐凝、燕青率領敗殘人馬，會着燕順、鄭天壽逃回山寨去了。

●徐槐大隊登岸，章揚隱、李宗湯都來率衆獻功。徐槐令安營立寨，只見第七隊第八隊自西小港到來，第九隊第十隊自斜港到來，那第八隊的隊長提着秋安首獻上，稟稱道：「小將奉令抄西小港，遇着賊人當路，小將一面放火燒珊瑚港，一面亂箭射賊，這秋安用青狐皮擋箭，吃小將一箭射透狐皮，貫腦而死，因此取得首級。」第七隊的隊長捧上血淋淋的手指一大捧獻上，稟稱：「小將殺入珊瑚港時，賊人從水中扳船，小將喝令衆軍亂刀砍去，因此砍得許多手指。」第九隊的隊長提着一條人手臂獻上，稟稱：「小將奉令，由斜港抄入鹿角港，正欲登岸，不防水裏伸出一手來，扯小將左腿，小將急抽刀砍下，因此砍得一臂。」第十隊的隊長提着單康首級獻上，稟稱：「小將率衆登岸，遇着單康在岸上，提着一個鋤頭，十分兇猛，這邊軍漢吃他一鋤頭一個，打死了七個，衆人都怕，經小將督領衆人一齊上前，亂槍擄死，因此取得首級。」衆軍士亦各有首

級獻上，徐槐一一慰勞記功。只見第二十五隊，第二十六隊，第二十九隊，第三十隊的隊長，共差人來飛稟道：「小將等守扼二港，分叉港，斬賊無數，惟賊將童威悉實兇猛，又有歸福余祿爲羽翼，小將進逼斷頭溝，該賊將潛入水中，小將等在岸上水口圍圍住，驅水軍入水擒捉，均被殺死，現在無人敢入，只得將斷頭溝外水口擁土守定，深恐該賊逃走，請令定奪。」徐槐聽了，問誰去斬這賊來，童威歸福余祿，一齊大驚。原來人怕虎，虎怕人，當時童威潛躲水中，本是懼怕官軍，今吃官軍辱水覓出，無從迴避，只得大呼殺出，童威挺鎗迎住，大鬪七八合，童威鎗長鎗捲舞，童威一口短刀，如何抵敵一個破綻，吃童威一鎗刺腹而死。歸福大驚，退入泥中，衆小軍一齊上前擄死。余祿逃向西岸，吃西岸上第二十六隊，第三十隊，兩隊的隊長，邀住戰鬥，不下六七合，兩矛並下而死。童威歸福改聚四隊人馬，齊回金沙渡到徐槐，則獻功，徐槐大喜。當時水泊盡行奪得，三十六隊人馬，齊到金沙灘北岸，按隊列寨，次序嚴明，齊候徐槐號令。徐槐檢點軍士，連死帶傷，共計不下千名，計斬賊人首級得八千餘顆，生擒四千名，奪器械船隻馬匹，不計其數，大獲全勝。衆人皆喜。徐槐吩咐衆軍造飯飽餐，一面差人到都省及曹州報捷。這裏使與童威歸福李宗湯議攻山寨，童威歸福道：「我軍新得勝仗，銳氣正旺，不如乘此大隊進剿。」徐槐道：「甚是。但我按此地圖，梁山頭關峻險異常，尙須想一善攻之策。」李宗湯道：「他那半山，上斷金亭子，地當四山道路之交，我先用全軍佔住了他，以便四面策應。」徐槐道：「亦是，但本帥得一計在此，當時初臨鄆城，一見那須知冊內地圖，便早定這主見，今看了汪恭人所藏地圖，此計愈決。」李宗湯童威歸福齊問何計，徐槐道：「我按地圖，此處有一條坎離谷，進通梁山地，但一路亂峯怪石，上無跬步可容，伏莽叢榛，下無隻身可過，賊不能守，而我亦不能入，我曾將此地情形，問

過那幾個賊，因據他們供稱，這坎離谷，谷上無守兵，惟內面北口，卻有一枝軍馬屯守，衆人一詞，諒必不錯，我想此路既不可入，何必內守，現在他既內守，必有可攻之道，不過攻法極難，然大丈夫爲其難者。」說到此際，章揚隱眉飛目舞，立起身來道：「待小將去探看一遭，再定計議。」徐槐許可，章揚隱奉了將令，帶了十幾個伴當，各色登山行頭，到那坎離谷去，在山脚下閱視一轉，果然峻峯峭壁，怪石嵯峨，無路可登，章揚隱看了半晌，但見半壁以上，枯松倒掛，藤蘿糾蔓而已，章揚隱忽吩咐取一把鈎鑷，鎗來，伴當獻上鈎鑷，又吩咐取條長繩，繫在鎗底，章揚隱便把那鎗向半壁裏直標上去，只見那枝鎗，衝上四十餘丈，鎗鈎恰搭在一株枯松根上，衆人無不稱奇。章揚隱便叫伴當內一個身體輕小的，緣繩先上，那個伴當上了半壁，便將那鎗鈎拔出了松根，下面衆人便將一條巨繩，繫在繩端，那半壁上的伴當，便收上那根巨繩，把那巨繩緊緊直吊在松樹上，章揚隱便同衆人一齊緣繩而上，上了半壁，或繫藤，或綴繩，頃刻到了山頂。章揚隱一見道：「吓！我道甚麼奇險，你們不看，這一片綠茸茸草地，屯着二三千軍馬，也不見得挨擠，怎麼說跬步不容，可笑這班賊人，久居此山，未曾探到此處也，便命衆人上前，尋下山的路，只見暮色蒼蒼，濃霧已起，衆伴當稟稱：「天色已晚，昏暗難辨，不如明日再來。」章揚隱道：「也是。」便與衆人轉來，重復緣繩下山，迤到大營來，將這番情形稟報徐槐，徐槐甚喜。當晚傳令把軍馬，分爲九隊，所有水軍共計三萬五千餘人，曹州府水軍一萬餘人爲防隊，守水泊南面，荷澤曹縣武城陶四縣，共七千餘人爲一隊，守水泊東面，鄆城巨野三縣，一萬餘人爲一隊，守水泊西面，這後軍三隊，守水泊，以防賊人乘間偷襲，又教他一面想機填港築堤，計陸軍隊內鄆城縣九千餘人，每三千餘人爲一隊，中隊乃是鄆城中營官軍，帶南北村鄉勇各一千名，左隊乃是鄆城左營官軍，帶北村鄉勇，右隊乃是鄆城右營官軍，帶南村鄉勇，交章揚隱李宗湯二將率領曹州府陸軍一萬